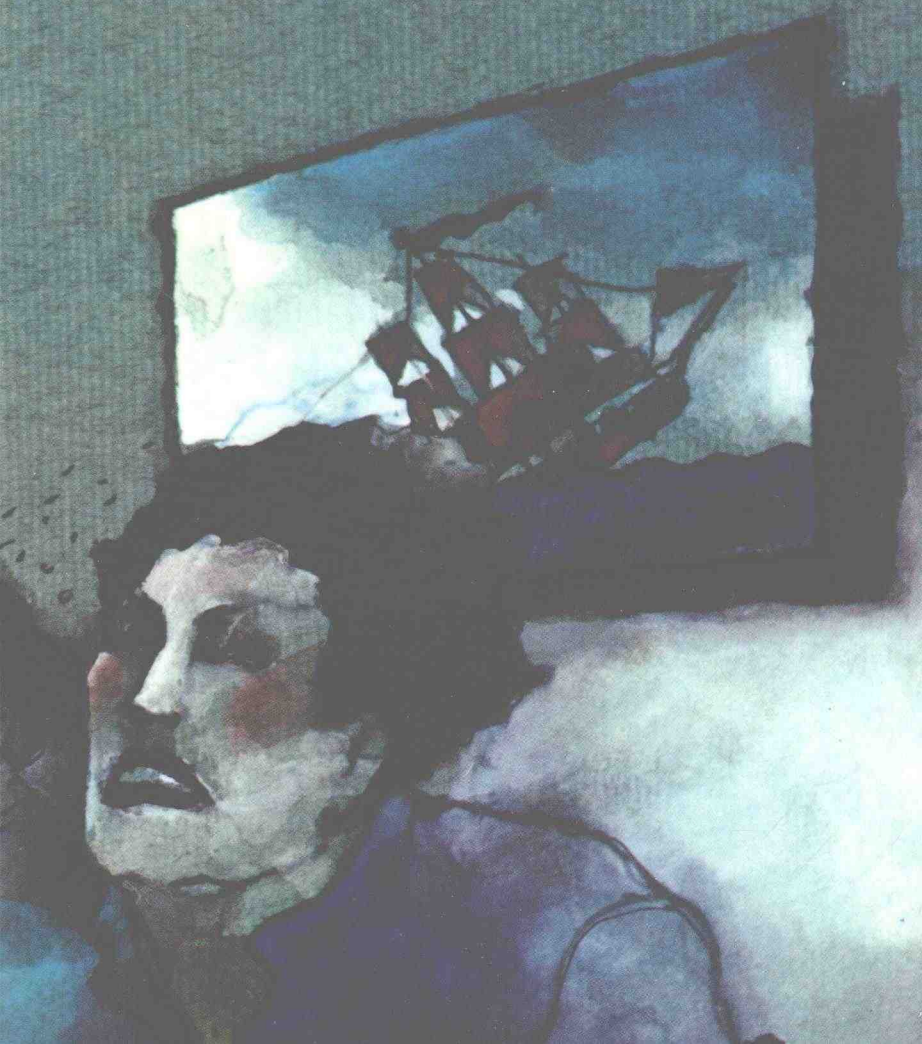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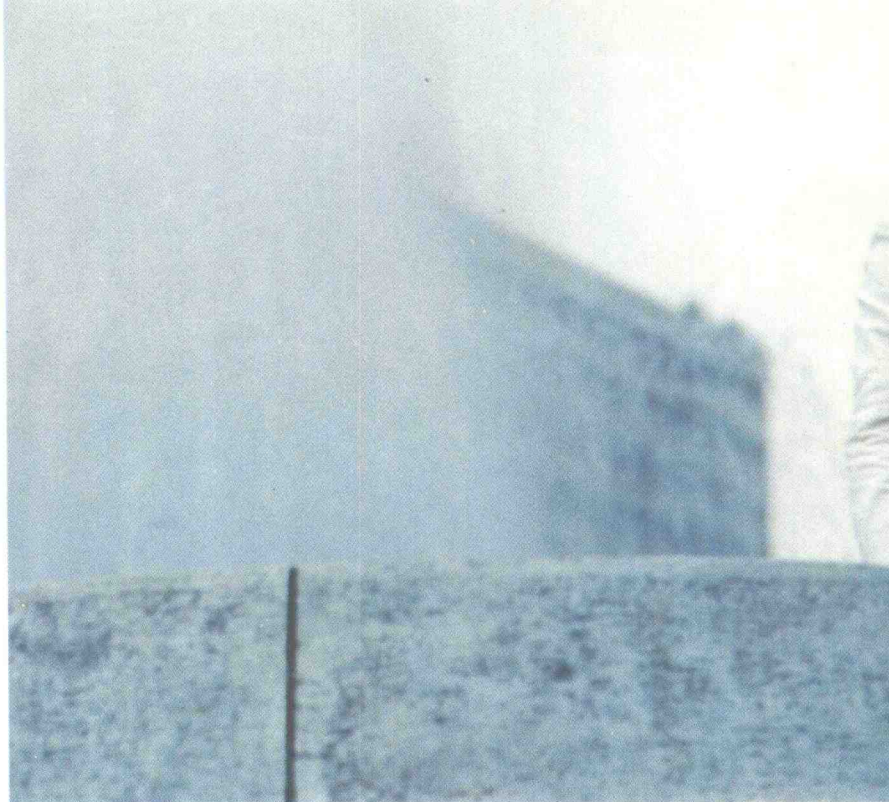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沉船





作家倪匡，水禾田攝於台北



倪匡著

沉船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沉 船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⑦

著 者	倪 登	匡 恩
發行人	沈 登	恩 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 36—575 號信箱	
	郵撥：0765255—8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 號	
	電話：711—7871	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	
	電話：752—4608	
印刷所	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	
	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	
裝 訂	嶸興裝訂有限公司	
	台北市赤峯街 77 巷 7 號之 1	
定 價	新台幣 120 元	港幣 15 元
初 版	中華民國 69 年 7 月	
六 版	中華民國 76 年 8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目
錄

沉

船

.....

一

地心烘爐

.....

一五三

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沉船事件，大概要數鐵達尼號郵船，在它處女航行途中，撞冰山沉沒的那一樁了。

當然，在鐵達尼號之前，還有更多的沉船事件，是十分令人吃驚的，但是由於事情發生的年代久遠，沒有了確實的記載，是以給人的印象，也就不那麼深刻。例如蒙古大軍東征日本，全部艦隊遇颶風沉沒一事，一定更加驚心動魄，但是實際情形如何，已不可知了。然而鐵達尼郵船的沉沒，却發生在近代，通訊方便，不幸的消息，瞬即傳遍世界各地，更有人將之寫成小說，編成電影，印象深入人心，所以變成了人人皆知的一次沉船事件。

最近，美國一家電視公司攝製一個科學幻想性質的電視片集，涉及時光倒轉，其中就有一段，以鐵達尼郵船的撞冰山沉沒事件，來作題材的。大意是說，有兩個現代人，由於「回」到了幾十年之前，忽然發現身在一艘大郵船之上，繼而發現那艘郵船，竟是鐵達尼號。

這兩個人自然是知道鐵達尼沉船的大悲劇的，於是，他們大起恐慌，找到船長，告訴船長說，他的船會在某時某刻，撞冰山沉沒，船長當然不信，將他們兩人，當作瘋子，囚禁起來。

但不幸終於發生，就像歷史所記載的一樣，鐵達尼號終於撞上了冰山。

這是設想很奇的一個故事，但這樣的故事，如果由我來寫，我一定要將之稍作更改，改成那兩個人向船長一說，船長開始不信，後來相信了，改變鐵達尼號的航綫，結果反倒撞了冰山，遭到不幸，正如歷史所記載那樣。

這樣的更改，也是有原因的，因為鐵達尼號的悲劇，自始至終，都籠罩着一重神秘的氣氛。第一

，在航綫中，不應該有巨大的冰山；第二，以當時船上的設備而言，就算有冰山，也可以及時避得開，但是結果，却陰差陽錯撞了上去，釀成了巨大的悲劇，可知當時一定有些甚麼古怪的事情發生過，說不定，真有兩個回到了過去的人，好心反而造成了禍事，也有可能。

這篇故事的題目是「沉船」，當然是說一艘船沉沒的事，和時光回歸問題無關，而所涉及的沉船，也決不是鐵達尼號，其所以用鐵達尼號來作為開始的，是想說明，在變幻莫測的大海之上，是沒有「絕對安全」這回事的，任何想像不到的古怪的、神秘的意外，都可能發生。鐵達尼號就號稱是「永不沉沒的船」，但是處女航行，就沉在海底，現在科學進步，船的安全設備更好，應該沒有問題了，然而，甚麼船隻的安全設備，好得過核子動力的潛水艇？美國的一艘核子動力潛艇「長尾鯊號」，還不是在大西洋海底沉沒，原因至今未明麼？好了，大海是莫測的，任何意外皆可以發生，但是人類對於航海的熱衷，自幾千年前開始，一直到如今不衰，並不被神秘的大海嚇阻，是以，沉船，幾乎每年皆有，已算不得是甚麼特別的新聞了。

上一篇故事結束之時，我曾提及，我和一個紐西蘭籍的船長，約在一家酒吧中相會的那件事。其實並不認識這位名叫摩亞的船長，只是一個朋友，間接和我約定的，那位朋友說，這位摩亞船長，有一些事，要和我商量。

結果，那一次，在酒吧中，我喝得酩酊大醉，並未能和摩亞船長在約定的日子會面，我和摩亞船長見面，是在第一次約會的兩天之後，在另一家酒吧之中。

在我的想像之中，一位船長，一定是留着絡腮鬍子，身形高大，神態莊嚴的中年人，穿着筆挺的

制服，袖口和領上，鑲着金邊，神氣十足的人物。

可是，當我走進那家酒吧的時候，却看到一個膚色黝黑，身材瘦削，動作靈活，穿着便服，至多不過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，向我走了過來。

那年輕人有一張十分和藹可親的臉，和一雙靈活之極的眼睛，他一看到我，就伸出手來，道：「你是衛先生吧，我是摩亞。」

我奇怪地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摩亞船長？」

他點了點頭，和我熱情地握着手，道：「是，終於能和你見面，我真高興，我母親是毛里族土人，我最拿手的本領，其實是划土製的獨木舟！」

我給他的話逗得笑了起來，我立即喜歡他，因為他是一個十分隨和，一點也沒有架子的人，我和他一起坐了下來，道：「真對不起，上次我喝醉了，沒有照約定的時間和你見面！」

摩亞船長似乎毫不在意，他搓着手，道：「不要緊，那不算甚麼，人總是有意外的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抬頭向我望來，由於他給我的第一印象，是一個活潑、坦誠的人，是以我以為不必和他多說無謂的客套話，我道：「船長，那位朋友說，你有一件很為難的事，找我商量？多謝你看得起我！」

摩亞船長笑了起來，他有一口潔白、整齊、細小的牙齒，這種牙齒，可能是毛里族人的特徵之一，他道：「首先，別叫我船長，船長是我的職業，如果你以我的職業來稱呼我的話，我也要以你的職業來稱呼你，那麼，你就變成出入口行董事長、冒險家和作家了！」

我又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好，摩亞，你對我似乎有足够的了解，那麼，你要找我商量的的是甚麼事？」

摩亞臉上的笑容，漸漸斂了，變得很嚴肅，他在沉默了半晌之後，才道：「首先，我得先介紹我自己，以免你以爲我所說的話，是一個毛里族人的胡說八道。」

我攤了攤手，道：「好，我不反對。」

摩亞船長道：「我母親是一個普通的毛里族人，並不是甚麼公主之類，她未曾受過任何教育。我父親却出生在一个十分富有的家庭，所以，我自小就和白種人一樣，受正規的教育，或許由於我有一半毛里族人血統的緣故，所以我特別喜歡航海，我在大學讀了一年文學之後，終於放棄了學業，改學航海。」

我點頭道：「凡是富於冒險性的人，都不會去讀文學的，即使他的志願是當作家，也不會。」

摩亞又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從航海學校畢業之後，我就一直在海上生活，我被選拔爲船長，還是一年前的事，我敢保證，那完全是由於我個人的能力，而並不是由於我父親握有大量輪船公司的股票。」

我笑着，道：「這一點，好像不必懷疑！」

摩亞聽得我那樣說，笑得十分高興，但是隨即，他又嘆了一聲，道：「不過現在，我沒有船。」

我揚了揚眉，摩亞苦笑道：「我的船沉了，沉船事件正在調查，在調查未曾結束之前，我不會有新的船，而如果調查的結果，沉船是由於我的過失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停了下來，呆了足足有半分鐘之久，才用黯啞的聲音道：「那麼，我永遠不會有船了！」

他在那樣講的時候，我覺得十分難過，因為我看出他是那樣地熱愛航海，那樣地喜愛他船長的崗位，如果他以後沒有機會再掌握一艘船，那麼，對他來說，是一項無可挽救的打擊！

一時之間，我想不出用甚麼話來安慰他。因為一艘船的沉沒，有許多原因，而且，聽他約畧講了幾句，似乎他要負主要的責任！

摩亞的神情很難過，他低着頭，半晌，才從身邊的公事包中，取出了一幅地圖來，打開，指着「處，道：「這裏，就是沉船的地點。」

我向他所指的地方看去，認出那是百慕達附近的大西洋海圖。

在這裏，我加插一些有關百慕達島的所在地形的話。百慕達島在大西洋，它可以說是孤立在大西洋之中的，在地形上而言，十分奇特，打開地圖來一看就可以知道，百慕達以南，一千多公里，才是西印度羣島，以北，相距也在一千公里左右，而向西，情形更可憐了，幾乎要經過相當於橫越美洲大陸那樣的距離，才有一些羣島出現。

也就是說，在百慕達四面，一千公里的範圍內，幾乎沒有任何在地圖上可供尋找的島嶼。

自古以來，航行百慕達，就是航海家認為一件十分困難的事，在海中航行久了，是甚麼怪事都會發生的——這是老航海家的口頭禪。

我一看到摩亞所指的地方，是百慕達以南，約摸一百里的地區，我就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我有幾個

航海界的朋友，他們稱這個地區，叫魔鬼三角區，那是航海者的一個危險區域。」

摩亞苦笑着，道：「我的船，就沉在這個地區！」

講到他的沉船，他的聲調之中，有一種特殊的傷感，而且，他似乎不理會我在說甚麼，只是自願地向下去，他道：「我的船，是一艘中型的貨船，有着相當先進的設備，一共有二十六個船員。」

當他講到這裏的時候，他的聲音更黯啞了！

從他的聲音中，我可以聽得出，這次沉船事件，一定還有更大的不幸在！

果然，摩亞抬起頭來，道：「二十六個船員，他們……一個也沒有生還！」

摩亞的雙手，摺在地圖上，緊緊地握着拳，他握得如此有力，以致他的指節隙，在發出「格格」的響來。

我伸手在他的拳頭上，輕輕地按了一按，道：「有時候，災難是無法避免的，你何必將這種不幸，完全推到自己的頭上？」

摩亞苦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只有我一個人生還，這一點還不是要點，關鍵是在於我，在出事之前，曾下令改變航綫，所以船沉沒的時候，是在正常的航綫以西二十里的地方，這就是我的責任！」

我聽得他這樣說，不禁呆了一呆，一時之間，不知說甚麼才好！

一個船長，如果沒有充足的理由，而變更正常的航綫，導致一艘船沉沒的話，那麼，這位船長，是絕對無法推卸責任的！

如果摩亞的船，的確是因為他錯誤的判斷而沉沒的話，那麼，他以後，可能不會再有機會當船長了！

我望着他，好一會，才道：「那麼，你是爲甚麼才下令改變正常航綫的？」

摩亞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改變正常航綫的原因，曾對調查庭說過，但不被接納，所以，我只好來找你，對你說！」

我也不禁苦笑起來，心中暗忖：對我來說，有甚麼用？我又不能改變調查庭的決定。

摩亞直視着我，這時，他臉上的神情，足以使任何人毫無保留地相信他所說的是實話，他道：「衛先生，我看到了鬼船。」

我陡地一震，大聲道：「甚麼？」

摩亞重複了一句，聽來他的聲音很鎮定，他道：「我看到了鬼船。」

我雙手無意識地揮動着，想說甚麼，可是却又沒有聲音發出來。

我又必須解釋一下，所謂「鬼船」，實際上，幾乎是一個專門名詞，專指那類沉沒的船，在某種情形下，又會出現在海面的情形而言。

「鬼船」雖然無法用科學觀點來解釋，但是却有着數十樁以上，親眼目睹者的記錄，只不過，那大都是十九、十八世紀的航海者的事，目睹鬼船的人，可以清楚地說出，他們所看到的船的情形。然而，進入二十世紀以來，似乎還沒有甚麼確鑿的「鬼船」記錄！

我揮動着的手，停了下來，摩亞道：「你知道鬼船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我點了點頭，想說話，可是仍然不知該說甚麼才好。

我沒有出聲，摩亞又道：「不止我一個人看到，大副也看到的，可惜只有我一個人生還，所以完全沒有人相信我的話了！」

我總算迸出了一句話來，道：「當時的情形怎樣？」

摩亞道：「當時，是凌晨一時，當值的是大副，首先看到鬼船的，實在是他，我正在看書，還沒有睡，大副來敲門，我將門打開，他就拉我出去，我和他一起看到，在我們的面前，有三艘西班牙式的五桅大帆船，如果我們再照原來的方向駛去，一定會撞中它們！」

我搖頭道：「你應該知道，現在不會再有這樣的船在海上航行的了！」

摩亞苦笑了起來。

他苦笑了很久，才道：「當時天黑，海面有霧，那三艘船，已離我們很近了，我根本未及考慮別的問題，就下令改變航綫，向西轉過去，避開它們。可是當我們轉向西的時候，那三艘船，仍然在我的面前，它似乎在逼着我，一直向西航，只不過是二十分鐘左右，我的船，就撞到了暗礁。」

我皺着眉，摩亞船長在說這番話的時候，態度十分認真，但是我却仍然不免皺起了眉。

摩亞望着我，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你一定在說，我實在是不適宜航海的了！」

我在考慮，我該如何開口，才不致於令得他太傷心，是以我有好半晌不開口，過了半晌，我才道：「所謂『鬼船』，實際上是一種幻覺，雖然有時，會有幾個人同時看到，但是那並不能證明確然有船存在，因為在大海茫茫的環境中，幻覺是由心理產生的，而心理上的影響，會使好多人產生同一的

幻覺。」

從摩亞的神情看來，我看得出，他是盡了最大的忍耐力，才聽我講完這一番話的。而在我講完了這一番話之後，他的神情，又變得十分之失望。

他接連喝了好幾口酒，道：「你這樣想，我實在十分失望，算了吧！」他放下酒杯，站了起來。

我抬頭，望定了他，道：「那麼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」

摩亞的雙手，按着桌子，道：「我可以確確實實告訴你，決不是幻覺，的確確，有三條大桅帆船，在逼着我的船西航。」

我沒有出聲，仍然望着他。

摩亞已經有點激動了，是以他的話，也說得很不客氣，他又道：「而你，却以專家的姿態，告訴我這是我的幻覺，告訴你，衛先生，我在海上的時間，比你在陸地上的時間還多，我知道甚麼叫幻覺，甚麼不是幻覺！」

我嘆了一聲，他是如此之固執，我實在沒有別的話可說了。

摩亞又道：「像你這種假充的專家，實在太多了，調查庭的人，會和你一樣，引經據典，認為我是幻覺，他們會從各種心理上、生理上、意識上來分析，證明我在海上，發生了幻覺，所以才造成了撞船的慘劇，結論就是，我不適宜繼續航海！」

他講到這裏，手捏着拳頭，重重地擲在桌上，令得桌上的酒瓶、酒杯，全跳了起來。

他聲音又大，神態又激動，還拍着椅子，一時之間，令得酒吧中的人，都向他望了過來。

我也有點生氣，霍地站了起來，道：「我認爲，如果調查庭，有這樣的決定，那是十分合理的決定，不然，你想怎樣？」

摩亞將頭伸了過來，十足一副想和我打架的神氣，他的個子雖然小，但是那股氣勢，倒是十分懾人的，他大聲道：「我想怎樣？哼，我想的，講出來，嚇死你！」

我冷笑道：「你隨便說，我胆子不致於那麼小！」

摩亞大聲道：「我要證實，事實上，的確有這三艘船存在！我還要到那地方去！」

我立時道：「既然那是鬼船，你有甚麼法子，證明它們的存在？」

摩亞道：「鬼是一定有所本的，有鬼的地方，一定有死人，有鬼船的地方，也一定有沉船，而且，我已經找到那三艘沉船了！」

我瞪着眼，望定了他，他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不必和你多講了，你和別的人一樣！」

他轉身便走，我一伸手，拉住了他的手臂，道：「那麼，請問，你來找我，本來是想作甚麼的？」

摩亞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我想得太天真了，我本來？哈哈，是想請你和我一起去的！」

我呆了一呆，「哦」地一聲，道：「真多謝你看得起我，會來邀我一起去！」

摩亞揮着手，道：「我本來以爲你會答應的，在事先，我甚至於化了很多功夫，找到了那三艘船的資料，但現在，甚麼都不必提了！」

我又呆了片刻，自己先坐了下來，然後道：「請坐，我們不妨再從頭說起！」

摩亞望定了我，我又道：「我現在無法對你作任何允諾，因為你所說的整件事，是十分無稽的，但是，我願意聽一聽，你找到了甚麼資料！」

摩亞又望了我半晌，才坐了下來。

他坐了下來之後，好一會不說話，然後才道：「對不起，剛才我的態度，太粗魯了些，你知道，我是滿懷希望而來的，一旦失望——」

他攤了攤手，沒有再說下去。

我笑着，道：「不要緊，至少我們還沒有打起來。」

摩亞瞪了我一眼，我又補充道：「其實，就算打起來，也不要緊的，只要你能說服我，我也可以承認是我自己的不對！」

摩亞也笑了起來，他的笑聲，雖然還相當苦澀，可是他的神情，却是相當爽朗的。

我道：「你說，你找到了那三艘船的資料？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事！」

摩亞道：「當時，我的的確確，看到那三艘船，不但看到，而且，還對那三艘船，船頭所鑲的一種徽飾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畧頓了一頓，才又道：「我自小就嚮往大海，早已立志要將航海作爲我終生的事業，所以，我對於一切和航海有關的書籍，看得十分多，尤其是有關古時探險家，在海上冒險的故事，當時，我就覺得那三艘船上的那種盾形徽飾，好像是在甚麼地方見過的，事後，我去查有關資料，果然給我查到了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從公事包中找着，找出了一張紙來，放在桌上。

那張紙已經很黃，看來年代久遠，紙上，印着一個盾形的徽飾，中心的案圖，是一個形狀很古怪、生着雙翅的大海怪。

在那個大海怪的兩旁，是矛、弓箭、船槳和大炮的圖案，整個圖，好像是用簡陋的木刻印上去的。

他指着那張紙，道：「這是我在一家歷史悠久，搜集有全世界所能記錄的航海史的圖書館中，找出來的。這個徽飾，屬於狄加度家族所有，是西班牙皇斐迪南五世，特准這個世代為西班牙海軍艦隊服務的家族使用的，那是一種極度的榮譽。」

我對於世界航海史，雖然並不精通，但是斐迪南五世的名字，總是知道的，這個西班牙皇帝，曾資助哥倫布的航海計劃，使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。

摩亞像是怕我不信，又加強了語氣，道：「我可以肯定，當時我所見到的那三艘船，船頭上，都鑲有同樣的標誌，那標誌是紫銅鑄成的，約有四呎高，我絕不會弄錯，我可以肯定！」

我望着那張紙，本來我想說，他可能是以前讀書的時候，看到過這種徽飾，所以才會在潛意識中，留下了印象，又在適當的時機下，形成了幻覺，這情形，就像是人在夢境之中，有的時候，會見到過前所未見的東西，而後來又獲得證實，這種現象，其實是以以前曾經見過，但只在潛意識中留下了印象之故。

但是，我却沒有將心中所想的話說出來，因為如果說出來的話，那一定造成另一次不愉快的衝突